

一声蝉鸣的悲欢

谢冬梅

静坐在窗前，耳边好像响起“唧鱼——唧鱼——”的蝉鸣，节奏热烈明快。

我惊讶了。

望向窗外，蓝天下，高楼比白云还高，密集环绕，看不到山看不到树。推开窗，侧耳细听，只有车声和一种莫名的浑厚的“嗡嗡”声响。

蝉鸣声呢？

我起起坐坐地折腾。忽然，我明白了，它原来在我的记忆里唱响。

没有人能说清，蝉是从哪一天开始到来。它们只是在来了以后，长一声短一声，把阳光唱得炽热。

夏日的中午，蝉鸣声像摇篮曲，唱得田野与村庄，昏昏欲睡。炊烟从青黑色的瓦缝里疏散升起，慵懒地融入蓝天。灶前忙着做饭的家庭主妇，添了一把新柴。

我们这些孩子，经不住蝉声的诱惑，上山爬树，忙着捉蝉。

这时，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蝉扯着嗓子，把这个消息唱得沸沸扬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是一个女孩，女孩的全家人兴奋不已。她也非常激动，毕竟这是农村“跳农门”的唯一方式。她急着把消息告诉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同班的他。

她与他，相识，相知，相恋。她情窦初开，他年少英俊。水汪汪的两颗心，泅在爱情的河里。

她笑，他开心。他努力，她更努力。双双对对，学习，爱恋。不需要语言，彼此的心里早就有了山盟海誓。

最终，她成功了，他却名落孙山。没有关系的，他是她心中的最好，她认定了他，一生一世。

她的父母知道后，坚决反对。

怎么办？怎么办？

她宁愿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失去他。他的世界只有她，他的生命是她的，想要，随时可以拿去。

一个夜里，他和她偷偷从家里逃出。紧紧地拥抱着，沉入湘江。

多么刚烈！多么悲壮！

我小小的心里，听得水花四溅。

蝉还在唱着。声音嘶哑，有气无力。

在夏天，还能有哪一种声音像蝉声，能把生命的悲欢唱得惊天动地？蝉也是因夏天而来的。

一只蝉在成为蝉之前，在泥土中蛰伏了四到十多年。蠢蠢欲动的心，坚守着无数个暗无天日的等待，只为赴一场夏天的约会。

终于，在夏日的某个夜晚，一只蝉爬上树枝，忍着疼痛，忍着孤独。它坚强地，一点一点把自己从硬壳里羽化而出。

羽化的硬壳留在树上，叫蝉蜕。一只蝉开始了它在阳光下的新生活。

雄蝉用歌声向夏日宣告它的来临，它也在用歌声告诉雌蝉：十多年的黑暗，十多年的等待，绝不辜负！雄蝉又很难过，它竟然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对于有缺陷的自己，雌蝉会嫌弃吗？

雌蝉听到雄蝉的倾诉，想用歌声来回答。可是，她发不出声音，她只听得到。她焦急地循着声音而去。她要告诉雄蝉，她也未曾辜负。她又犹豫了，雄蝉会嫌弃有缺陷的自己吗？

在雄蝉一日一日热情的呼唤里，雌蝉终于鼓起勇气飞向雄蝉。

一个天聋，一个地哑，深深的情意在夏日里款款唱响。

双双对对。朝朝暮暮。夏日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火热火热呀。

突然一天，雄蝉死了。雌蝉的爱与悲，堆积心中，无法倾诉。烈烈的阳光，在翠绿的叶上，闪着晶莹的泪光。没有了雄蝉，雌蝉含着泪在心里发誓，只要生下肚子里的宝宝，必定追随而去。

雌蝉产下卵后不久，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这是怎样的爱情！如此短暂。如此华丽。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在爱情里，蝉与人一样。

许多年来，我竟不知蝉鸣声里饱含的欢喜与悲哀。直到刚刚，我因记忆里的蝉声而查阅百度才知晓。

蝉鸣声响彻尘世。“知遇——知遇——”知遇的两颗心呀，燃烧得如同烟花。

我站到窗前，看着阳光下明亮的世界，仿佛又听到蝉的鸣叫。

【山水行】



陶洲湖，其实不是一个湖，而是耒水河的一段，位于大义镇陶洲村境内。清清水，自五岭山脉逶迤而来，在大和滩进入耒阳境内，悠悠流淌十五里，便被上堡水电站大坝一拦，变成了一处湖泊。风光秀美，景色怡人，给蔡伦竹海风景区增色不少。

随着一只船，我们荡进陶洲湖。天空刚下了场雨，眼前的一泓湖水，宛如熔化了了的玻璃，悠然自得地睡着。船儿轻驶在宽阔水面，一下把它惊醒了，眼睛一眨一眨地，荡起圈圈波纹，星星样绚丽，令人目眩。湖岸都是竹，还有许多灌木，郁郁葱葱。黄绿相间的青山倒映于湖面，让人恍忽走进了暮秋。顺流而下，沿途不时能看到掩映在竹林中的村落人家，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群

群白鹭和浅灰色的野鸭子，在湖边悠闲游荡。白鹭轻轻掠过，碧绿的湖水泛起了层层涟漪。而那些鸭们，交头接耳，说着唧唧情话，那份浪漫，那份恬然，那份亲热，那份无拘无束，令我羡慕不已。

船儿逆流而上，来到一处小码头前。湖水特别清澈，可以看见湖底绿柔柔的水草在招摇。船儿经过时，水浪推着、摇着，水草仍旧和着节奏，娇媚地扭动着纤细的腰肢。陶洲街倒映在湖水中，愈发显得山清水秀，古色古香。

陶洲街是一条有名的古街，曾是繁华的通商口岸。据《耒阳市志》载：耒水两岸集市较多，客商云集，其中大河滩、黄泥江、灶头市、新市有耒阳四大口岸之称，其它还有陶洲、上堡街、清水铺、肥江口、泗门洲等等。民国时期公路、铁路通车后，大河滩、陶洲、上堡、黄泥江、清水铺等集市逐渐冷落。

陶洲村有位老人付志国，94岁了，五世同堂。老人耳聪目明，记忆清

夏游陶洲湖

朱文科

晰。他记得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过陶洲街的故事。1928年2月底，朱德带领工农革命军1000多人退出耒阳城，途经陶洲村，受到陶洲村民的热情接待，并在陶洲古街留宿一夜。之后，朱德率部往大义方向挺进，进入上架乡与永兴县交界的安福司，谋划二打耒阳。

现在的陶洲圩，坐落在竹林习习的山坳内，潺潺小溪穿墟而过，注入耒水，石拱桥幽幽，映照着陶洲街，古街上的渡口、石板码头，就在街口。随处可见老式的三开木板门，还有一些木吊楼。街上曾流传的“三十六案板，七十二条秤”，所谓案板，就是卖肉的，可见当年是何等热闹！

如今，耒水被上堡、耒中、遥田大坝拦腰斩断，失去通航能力，过去用箩筐挑煤的脚夫也已上岸了，我们只能在陶煤古道五里多路石板楼梯、三座凉亭这样的民间说法上，去寻找那些记忆碎片了。岁月悠悠，耒水北去，淘尽多少挑夫的汗与泪、笑与歌，留下多少辛酸的故事，见证了陶洲街的兴衰。

灵魂的绝响

东子

我的书房墙壁上挂着老祖宗颜真卿的《竹山堂连句帖》影印本。闲暇端坐窗前，我会望着那字遐思无限。想想唐朝那个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男子，竟可以气定神闲地用柔软的毛笔将字写出如此的风骨。那字，刚正硬朗如着长襟的传统男人在青石板街步履如风，秀润丰美如大家女子虽待字闺中却襟抱万千，字里行间蕴藏着凌厉的刀锋，包容着清正饱满的堂堂君子气度。那种沉雄刚正之气，使我能够跨越千年时光的历史烟尘，听到他灵魂如劲竹拔节般的音响。

若以画论，我最仰慕的是吴昌硕的境界。阳春三月，翻开他的画册，我便在瞬间进入了幽暗静谧的时光隧道，和我仰慕的大家四目相对。这个清末诗书画印的大家，身材不高，体形瘦弱，他就那么一袭长衫地立在历史的深处闪闪发光，映得我年轻的眼睛一片明亮。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涵养的一座高峰，他瘦小的身体里包蕴着无限广阔气吞山河的文化精神。

花和鸟本是精细玲珑之物，吴昌硕亦终年生活在柔媚的江南水乡，然而他的花鸟画笔墨坚挺，气魄厚重，恣肆酣畅，雄健苍茫。中国历史上，大约没有谁能够把花和鸟画到如此具有生命力量和厚度的。

经历成就人生。吴昌硕早年困苦，流浪四方，后刻苦求学，悉心攻书。他的书法用笔结体皆一变前人的成法，力透纸背，独具风骨。篆刻初学浙皖诸家，后上溯到秦汉印玺，不蹈常规，钝刀硬入，苍劲有力，横扫百代。1913年，吴昌硕被推任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成为独步天下的一代宗师。我在吴昌硕画集的扉页上写下了“最爱”两字，并时时捧读品赏。几年间，小书伴

我走过了许多日月。很多的夜里枕边，我心随画，深深地进入自然界和一个人的灵魂。我仿佛听到了自然界生命的喧哗，听到了他灵魂深处的声音。

吴昌硕笔下的梅兰松竹，尤其是那泼泼洒洒、热烈艳丽的秋菊，花大如碗、高贵明艳的牡丹，还有嶙嶙苍石，都是有生命、有声音的。他曾为被雪压折的梅枝而伤心赋诗，曾为挚友任伯年的逝去而“临风百回哭”。这样一个沉潜研修艺术、真挚待人待物的江南男人，自然没有水样的柔骨，而是刚正凛然的雪样精神。他赋予了每一个物质以清正的生命，它们在自然界里葱葱郁郁、毕毕剥剥地生长着，活得如他一样舒展张扬，持重沉稳。它们也是上帝造就的和人平等的生命，自有高尚的不可亵渎的尊严。而吴昌硕自己对大地和人生拥有绝对的至高的理解和尊崇，历经沧桑却无碍于其生命大美至善的本色。他笔下的摹写那样凝重、典雅、素净，充满着生命原始的热烈。

若论文章，翻来覆去想读的只有鲁迅的作品。世人说鲁迅的杂文是现代文学的最大收获，那只是显示了他的斗士风范；他的散文和小说才彰显了哲人之思和赤子之心。读先生的文字，我真的认为他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他的性格不合东南的风水，我甚至怀疑他身上有胡人的血脉。《雪》、《枣树》、《狂人日记》等，让后人只有掷笔长叹的份儿了。“创造伟大的作品，必须有驰骋天宇的伟大精神。”先生生前已给出了答案，也立起了一杆苛刻的标尺。

呜呼，先哲们早已远去，后人只能透过纸上的方寸之地寻觅他们精神的风骨，感知他们灵魂的绝响。不知道这是文化的幸运还是不幸？

想起，一个叫冰的女孩

(外两首)

胡剑英

那个夏天

冰字
红在大街小巷的冷饮店
如我的暗恋
冷静又热烈

而她，走向繁花三月
我窗前枝桠上
蝉壳盛着露水

这个夏天
冷饮店都闭了嘴
一片冷冽
只有我，仍在写诗
怀念老冰棍味的从前

一朵白云
钓起
我的视线

夏雨

蝉是从地底下出来的
一小块，一小块的煤
找到树木家族了
把欢唱
投入七月

惹恼了爱静的雨
不再编织思恋
从云端
泼下冷水

各色伞们冒出来
评说，调解
我们是邻居
我们共一个世界

檐滴

不是泪啊
一闪
一闪
又一闪
为我照相

收下一片青草
——那是我
在微风中
快乐地摇摆
看到的人，都微笑起来

蒸水湾

路达

湘江的忧愁
就会想起流往母亲河
每当看到石鼓楼

是那蒸水湾蒙蒙的苍穹
更难忘了
淡淡的云丘，
听不到烦恼的汽笛鸣，
看不见劳累的船儿走。
东风吹来，
竹子破土齐出手。
玉人梳妆有你才显风流。
白鹭低飞再忙也有奔头，
香樟排排，
妙手点缀蓝天碧水还含羞。